

中等漢文讀本

卷之三

3759
Yul9
資料室

酒
丹
糖

30315 v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899

200030232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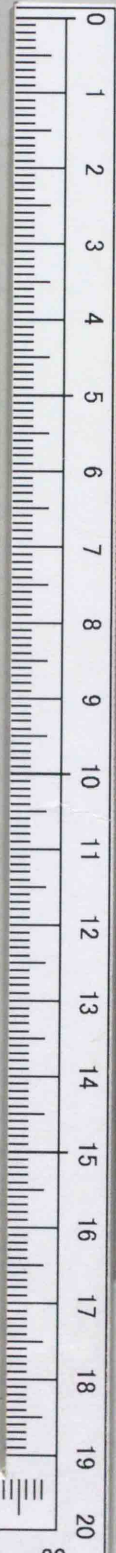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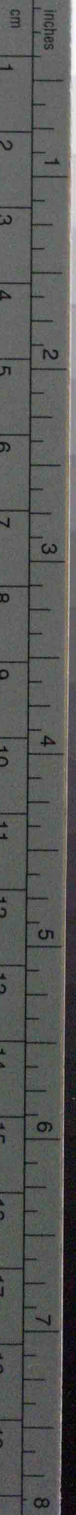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6.9
Yur

資料室

廣東大學圖書館
書名

明治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文部省檢定

文學士黑板勝美 校閱
遊佐誠甫 合編
富永岩太郎

卷之三

中等漢文讀本

東京



集

英



第五版

中等漢文讀本卷之三目次

- | | | | | | | | | | | |
|---------|------|------|------|------|-------|---------|-------|-------|------|-----|
| 酒井亮男 | 藤垣松苗 | 青山延光 | 大槻清崇 | 中井積德 | 大槻清崇 | 大槻清崇 | 小笠原勝修 | 小笠原勝修 | 齋藤正謙 | 龜田興 |
| 雅郎子皇子讓位 | 仁德天皇 | 太田基 | 月岡左門 | 丁子風爐 | 太田忠兵衛 | 墨使被理至浦賀 | 吉田松陰 | 望琵琶湖 | 漱玉園記 | |

中等漢文讀本卷之三目次

植物成長

花

記廉翁事

記良秀事

狩虎

猶狗說

捕雀說

藤說

駱駝說

御馬說

鷄育鷺說

氣海觀瀾

氣海觀瀾

信夫榮

伊藤維楨

鹽谷世弘

頰裏

頰裏

齋藤春

齋藤正謙

安井衡

伊藤長胤

阿市

瀧鶴臺妻

山内一豊妻

賣醴者愚水

僧方壺傳

義巧

血液循環

食物消化

池田光政

阿若丸

阿王

芳野世首

林長孺

大槻清崇

土井士恭

林長孺

大槻清崇

氣海觀瀾

氣海觀瀾

鹽谷世弘

巖垣松苗

中井積徳

無腸翁

群盲圖卷摹本序

書藏本皇朝史略後

原田龜太郎畫像記

書地獄圖後

傷兒記

楠公墓記

藤原藤房

電氣

火輪車記其一

火輪車記其二

村瀨之照

林長孺

松林漸

森田謙

安井衡

鹽谷誠

貝原篤信

清田儋史

隨園漫筆

隨園漫筆

隨園漫筆

梅谿遊記第一篇

梅谿遊記第二篇

深井觀菊記

鬻蕎麥者傳

猪神童桃郎傳序

四河記

吾妻橋

木曾紀行

千葉佐倉紀行

齋藤正謙

齋藤正謙

南摩綱紀

中井積德

長野確

林長孺

東條耕

齋藤譽

細川潤次郎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中等漢文讀本卷卷三

文學士 黑板勝美校閱

遊佐誠甫 富永岩太郎 合編

稚郎子皇子讓位 嚴垣松苗

應神帝嘗問大鷦鷯尊汝等愛子耶對曰甚愛之
又問長與少孰最愛曰長者多經寒暑既為成人
更無憂矣唯少者未知成不故甚憐之帝悅尊性
孝知帝欲立稚郎子為太子故對如是遂立稚郎
子為皇太子使大鷦鷯輔之尊太子之兄也帝崩

皇太子稚郎子避之菟道讓位于大鷦鷯曰大王
仁孝遠聞宜為天下之君矣且昆上而弟下聖君
而愚臣古今之常典也大王勿疑大鷦鷯曰先帝
謂天位不可一日空故預選明德立王為貳我雖
不敏何違先帝之命敢從弟王之志乎固辭弗嗣
互相讓空位垂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歸大
鷦鷯執心益確皇太子知其不可奪遂慨然自殺
大鷦鷯驚馳至菟道慟哭

仁德天皇

青山延光

天皇即位都于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堊

務從節儉一日帝登臺遠望人烟不起以為百姓
窮乏家無炊者詔除課役三年宮垣頽敗無所營
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歡聲盈路其後
帝復登臺遠望見炊烟盛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
復何憂乎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
帝曰君以民為本民貧則朕貧也民富則朕富也
未有民富而君貧者矣今炊烟盛起富庶可知也
諸國請輸稅調以修宮室不聽後數年始科課役
造宮室百姓扶老携幼爭先來趣運材負簣日夜
勞作未幾宮室悉成

中華漢文讀本 卷之三 二

太田某

大槻清崇

台德公時、太田某有功、公召見、賜之祿五百石。太田佛然而作、直擲其賞狀於地、以出。公怒其無禮、欲處之死。井上正就曰、是宜稟之。太公而後決焉。乃使正就往駿府而問。太公欣然曰、善哉。問將軍之用、心如此、泰平之開、既有期矣。顧太田所為、誠無禮矣。雖然、信賞必罰、政治之所由行、賞罰苟不中、群下將何所歸。怨太田蓋欲諫之、而未有由。故今日捐身以諷之耳。不然、太田豈不知犯法之可畏哉。抑我又有一可語汝者。昔在參河、牙兵鈴木久

三、私取池籩之魚、自烹食之。我聞之、不堪忿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刀、擬之。久三袒而當之、大聲罵曰、噫、暗主、以人伐禽魚、惡能定天下。我感其言、退而思之。此時有戈於園、被拘者久三、蓋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以褒之。今太田之所為、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歸、告之將軍、增之以三千石。正就歸、以報焉。公大喜、乃增太田祿。召正就而謝曰、孤因汝之言、知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賜之以左文字、刀。

月岡左門

文世子士

中井積德

上野重長與憲政戰而敗遂降焉誘拘之別館守
衛嚴固弗得歸重長悔降大息曰我死矣夫吾寧
爲戰場之鬼則不辱矣月岡左門曰臣請自殺君
使人持臣首先告于門曰寡君鬱抑發狂手刃侍
者月岡請出棄焉君因卧于草席中隨而出則可
重長佯笑曰曩者戲言耳左門宵留書而死曰必
如臣之言重長視之悲泣遂如其言旦日其老告
焉東條左近在門曰席中有人請一槍驗死生然
後出之老怒曰同僚之屍寧忍視人俾刃哉他日
君則能忍與左近笑曰以月岡之忠吾子之智而

主遭難豈非天邪竟不許出乃反是夜左近潛來
見老曰今日之事人各有職勿相尤也然月岡之
忠不可棄也明旦我且代事在別人吾子其用前
策試之明日乃得出

丁子風爐

大槻清崇

或有贈丁子風爐於掃部頭井伊直通直通喜甚
使臣安之於床愛護殊至每晨夕拂拭必戒侍臣
曰苟有少損不敢貸一語侍臣苦之其長武川杉
原柏原等相謀各出金若干新贖風爐三箇謂侍
臣曰誰敢碎主風爐者其按劍之怒則我三人者

當之。侍臣藤田金彌唯而起，為誤拂拭失手者，墜之地，盡破。直通怒甚，直起欲手刃之。三人進而止。曰：君何惜風爐之甚如此尋常器，臣等皆能藏之。乃呼三個風爐，陳之前，皆製造不讓主物。直通瞠然，三人因諫曰：為君愛護甚之故，侍臣等懼失誤之罪，殆不安寢食。安有人主而以一玩器苦人者乎。直通怒稍解，走入內。是夜召三人及金彌謝之。曰：汝等納身於惡而不忘諫，君可謂忠矣。賞三人以上下衣各一領。金彌則賜時服云。

太田忠兵衛

大槻清崇

慶長中，大內有散樂，下令縱民觀焉。於是遠近來觀者，如墻堵。時漆工吉岡建法亦往。朝吏惡其無禮，叱而去之。建法怒歸，私藏刀於衣中，而再往。斬朝吏，事出不意，萬眾驚擾。此時京尹板倉勝重，在日華門觀之，怒甚，直拔眉尖刀而起。其臣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是不足煩主公。臣請代往排眾而進。遇建法於紫宸殿階下，相呼欲鬪。建法偶顛而倒矣。忠呼曰：乘人蹉跌，武夫所恥。疾起決輸贏。建法翻身起，忠揮刀一擊，殪之。萬眾歡呼，勝重大悅，歸第賜之酒。因徐問曰：我聞建法雖賤工，亦善擊劍。

者。今其倒者天也。汝蓋乘焉。乃待其起耶。忠謹對曰。是劔法虛實之辨也。請為主公一言之。夫其倒也。虛於倒而所以捍身者實也。我臨其實矣。往往有反為所斬者。其起也實於起而所以防敵者虛也。我乘其虛矣。率少不先於彼者。是雖小技。可以通於兵法矣。勝重大感。增忠以祿若干。

墨使彼理至浦賀 小笠原勝修

嘉永五年六月北亞墨利加主斐謨美辣達將彼理帥兵艦四艘至浦賀。浦賀奉行戶田氏榮使吏問之。對曰。奉國書方物。求通信互市。幕府命大名

嚴武藏安房上下總伊豆相模沿海戍起方百里。假館于栗濱為接使所。命會津彦根二藩警備水陸。前中納言德川齊昭復參幕議。氏榮等蒞栗濱接彼理以兵三百七十餘人。旗鼓而進。獻書函及方物。請謁將軍。開函其略曰。我合眾國產黃白金水銀寶玉許多。貴國亦多產。相往來必有大利。試市或五年或十年。即不利貴國則罷之。幕府議以昇平日久。武備不完。宜先為之備。而後絕使。氏榮等報彼理曰。明年使和蘭人在長崎者。傳報仍賜本邦物產。彼理曰。明年入泊亦乞互市。如聽之。假

一島建商館常質五十人尋四艦皆去。

吉田松陰

小笠原勝修

安政元年三月墨艦至下田港送致長門人吉田松陰澁木某初二人就墨艦請與俱航海彼理不肯護送遣歸二人坐犯國禁事連佐久間象山象山松代人好學該博通蕃書善火技松陰少學兵象山象山曰生今之世者宜航海審虜情會幕府託和蘭購兵艦象山建言曰不如遣人殊域學製艦伎功便宜購之邦人來往自熟操舷方賴以審各國形勢益莫大焉幕府不納松陰聞之感

憤會魯艦入長崎欲從之航洋告別象山佯稱趣長崎象山察其意給旅資詩而送之松陰西魯艦已去乃還江戶問謀象山象山授之方略而事覺就捕幕府乃拘三人於各藩

望琵琶湖

齋藤正謙

七日早發過勢田橋望琵琶湖渺瀰粘天適大風驚濤洶洶如海抵石山寺山以石為體突怒偃蹇奇恠萬狀得磴而上上有佛堂堂中有源氏室傳是紫姬草源語處寺藏其影像及硯云又有觀月亭臨湖風概無比尤宜於秋夜觀月故名八景中

源氏物語

枯

口...

七...

所謂石山秋月是也。反出官路過粟津訪今井無平墓墓在野田中無平雖不能諫止義仲之叛奮鬪致死不負所事其志可哀過膳所道傍有義仲寺門閉固不甚欲入不叩而去抵三井寺躡磴而上數百級佛殿壯闊俯臨湖水唐崎竹生島諸勝一覽在掌取路古關入京。

漱玉園記

龜田興

武州幡羅郡玉井邑鯨井勝喜邑之豪富也其父別營室于宅後築丘植樹以為菟裘之園郡有圳焉自荒川而引水以灌于一郡之田乃欲引其水

疏通多
行
濠池

以達于園以地勢之不便遂止不果常謂吾園無漱玉觀為憾焉勝喜於是凝思殫心攷其水理遂疏圳水而引之其水自丘之西繞其尾而南匯而為池環洄渟瀟如招而來蔓衍轉注為滙者大小凡三泠泠可以清耳瑩徹可以澄心又植蓮蓄魚架橋置石以寓濠濮間之想園中幽清者皆得之於此水云其父大喜謂是足以樂吾餘年矣因自名曰漱玉園池成徵記于余余感其養志之孝於是乎記。

植物成長

氣海觀瀾

草木養液在土中。根細管吸收之，從皮下昇莖幹。其管螺轉展之，恰如拔栓子。而其上輸養液，則營不因引力，更有傳送之之勢。猶動物，此液一分為草木實質，一分遇日光而蒸散，為所有鴻益人畜之氣類。葉上細管司蒸發，裡面小孔為吸收。故葉落而浮水上。若裡面接水，則久不凋也。草根固有溫，以能堪嚴寒。春夏之間，為日光增此溫。如球根草，則得此溫而膨脹。且得雨濕，殊速忽生綠葉。軟莖而若遇嚴寒，則葉中之液枯涸，而不巡環。其葉為之凋落。松柏後凋者，其質強硬而能堪冬寒也。

花

氣海觀瀾

花有諸部之別。一曰萼，外面綠色而撐花者，是也。二曰瓣，即花片是也。三曰蓋，四曰實礎，上有柱而其上端有印痕，為之陰。而一花有具雌雄，如常花。又一株有具雌雄花，如瓜類。又有一株唯開雌花，一株開雄花，如大麻是也。圍花柱有雄蓋者，常所多見也。而雄蓋細如糸，上端有球戴粉，故有粉蓋之名。此粉落柱上，則其陰受而胎孕。一花中有雌雄，則傳花精如此，其便也。反之，若雌雄兩花，在異枝若異株，則為風若蜂蝶所振而傳之於雌蓋。

記廉爺事

信夫 祭

一老翁，僑居本鄉丸山。家極貧，織履才活。一日拾楮幣六七葉于市，驚喜欲舞。忽見一僮，泣來物色問故，曰：奉主翁之命，懷金以使，今遺諸路。曰：吾獲焉。問其數，數符矣。乃還之，問其名居，不告而去。昔者東涯先生獲遺金于路，乃欲候遺者還之，立待久之不來，因納之於伊勢神庫。世傳以為美談。今者爺目不知丁字，且貧困如彼，而其所為與先生符，不亦奇乎？嗟夫！士而不知廉恥，惟財貨之視者，聞爺之風，豈不愧死乎？記以示于世之貪欲無厭。

守錢奴。

記良秀事

伊藤維楨

昔日畫工有良秀者，善畫佛像。一日隣家忽失火，延及其家。秀不顧家財器物，倉惶趁出門外。人皆以為驚怖失措。置秀觀火，嘉歎者久之。乃顛首揮手，左右瞻視，歡喜踊躍而已。見者驚怪，以為狂。秀曰：吾自幼至今，繪不動尊像，不知其幾千百幅。然當其畫，火焰筆澁，氣禿卒不能如意。今我忽得畫法三昧，不自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耳。我豈不愛資財，意不能以彼而易此耳。世傳其畫以為至。

寶。夫畫學小藝耳。然非專心致志，唯畫之耽，不恤其他。若此，則自不能臻其妙矣。學者為聖人之道，如存如亡，或作或輟，悠悠歲月，卒不能造其藩閫。況於入室與乎。亦秀之罪人也。予適讀俗間所傳物語者，得良秀事，乃不勝慨歎。因為學者表而出之。

狩虎

鹽谷世弘

征韓之役，豐公下命，薩侯曰：欲得虎肉，以資藥，須獵以貢之。書以文祿四年正月，至軍。時積雪埋山，不可得而獵焉。三月八日，薩侯與世子乘船於唐

島至昌原。明日勒軍圍山，終日無所見。其翌披荆棘，躡險阻，深入數里。列卒數千，分曹吶喊。峯壑為震。俄而雨降，烟霧濛密。有虎走出，將突圍。安田次郎兵衛者，島津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也。舞刀逐之。虎還顧迎，喉安田刺其口，殪之。須臾二虎跳躍飛走，直逼麾下。世子恐其迫父也，將身當之。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揮刃，邀擊。虎蜚騰啞之，以牙投可。五步負隅大嗥。帖佐六七急驚斫頭，刀三下。虎怒噬其股，側有老松枝條下垂。福永助十郎，猝尾纏枝，極力逆曳。永野助七郎進擊斃之。其一遂遁。六

七亦病瘡死。於是薩候狀其事，獻獲于肥前行臺。豐公大悅，下手書褒賞，世傳之，以為虎狩云。

貓狗說

賴 襄

貓捕鼠于內，狗警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諺曰：畜貓三歲，三日忘惠；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常愛貓而疎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膩也；以其聲音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則狗之剛決，不若貓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闈，食有魚，寢有褥，而狗則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見。

レノ

主人之面認盜而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夫。

捕雀說

賴 襄

雀小黠，善畏望，食而不敢下。鴉多智，善就利避害，鴉之所在，雀則下之。故捕雀者以鴉為招，繫鴉之足，環散粟而隱網其傍。鴉俯啄粟也，群雀望視之，噴噴然。蓋相告曰：彼在焉，我可以往也。連翼而下，百啄喧爭，而網已掩之矣。嗚呼！彼自謂智且巧，莫或敢侮予，而為食繫其手足，貪戀不能自脫，而視之者，不以為可憫，而以為可與歸，胥溺於禍機而

兩不悟也。可不哀哉。

藤說

齋藤 馨

草木之生，區以別矣。然皆根為之本，而枝由以茂。各隨天性而足一也。若夫根有所依，枝有所附，一立一仆，不能自主，而求助於外者，唯藤為然。藤之為物，性柔體弱，垂蔓袅娜，攀松纏柏而生。維暮之春，紫葩豔發，嬌姿欲舞，清芬馥馥，襲人觀之，儼然一佳卉也。而所攀之柯，折則從之，而折所纏之幹，仆則從之，而仆。究竟依物為命，將與夫無名野草比肩，亦不可得也。余由悲世之立脚進步，莫能自

主，往往依人以成立。一旦失所託，則敗亡立至。嗚呼，謂之人中之藤也，亦宜。

駱駝說

齋藤 正謙

駝之為物，其大倍蓰牛馬。頸長腹張，背有兩峯，脚三折，長鬣而非馬，歧蹄而非牛也。近西洋人貢之於我，我邦人少見多怪，初駭其說異，終笑其春癡，紛然喧於都市云。吾聞駝之在西域，能察熱風，能知伏流，能負千金之重，日行七百里之遠。其能過牛馬遠矣。西人常資以為用，唯見其材能，未見其說異也。今來在此地，殊而用異，徒充說觀，遂嗤笑

之不亦冤乎。嗟呼。以出群之材。居非其地。用違其性。終身默默。不得自效。而為世人笑者。皆駝類也。悲夫。

御馬說

有善騎者。駕則逸。悍則馴。終日騎而馬有餘力。當其驅駿。鞭驥。倏忽百里。前無險路。而馬不喘汗。人亦不知也。然我正吾志。不悖其性。故駕我激之。悍我懷之。至駿與驥。任其所為。而不與焉。鞍我據之而已。未曾攻其背。轡我按之而已。未曾擾其口。

務適馬性而不盡其力。而馬之與我相忘於轡鞍之間。如此而已。或聞而歎曰。子之言。道也。進於技矣。苟舉子道而施之。民天下無窮民矣。

鷄育鷄說

伊藤長胤

余方幼。家畜數鷄。冬春之交。育卵甚蕃。竊取其卵。以鷄卵易之。母鷄不知。日覆翼之。煦嘔于窠中者。旬有餘日。而鷄雛出于其殼。其形漸成。母鷄相將養之。如一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其既長也。與母猶伴乎池沼之畔。喜其清冽。鼓翼投之。唼喋荷荇。沉沉其樂。不復顧其母。鷄戀戀躑躅乎其側。不忍

棄去鳴聲甚悲。吁，鷄不知哉。吁，鴛不仁哉。鷺之不仁，其性固然。鷄而不智，可憐之甚哀矣。夫今之人，己之骨肉爲人所離間，不能保焉。反鞠其非類者，以幹其蠱，幹其蠱者，兇狼剛復，覆產圯族，親戚旁觀而不能之救，遂取笑乎世間。雖悔何及，噫，不知豈特鷄而已哉。

阿市

芳野 世育

天保中醫官須原通玄嘗斫板壁作窻。工撤板見壁虎長尺許，釘洞腿，旋回屈伸甚苦，乃知往年工併板釘之。假令免要害，何食不死，或吞氣導引如

龜然歟。舉家聚觀，甚異之。已而又有一來，啄蜘蛛食之。雌歟雄歟，蓋其匹矣。所以不死也已。壁虎之爲物，狀猙獰可惡，而偶求餌養之，以至今日。何情意之摯厚也。衆益竒之，亟拔釘放之，駢頭欣然去。有婢慘然垂淚，乞放遣，叩其由曰：妾向嫁人，居年所，夫發惡疾，請絕婚，弗聽，棄而去。今視二蟲，戚然中傷，忸怩汗浹，始知夫婦之道尤重焉。願歸養，以終吾道。主人感嗟，即允之。婢還請父母，就媒謝罪，白情。夫嗚咽久之曰：嗟然歟，吾疾天之所刑，今也淪骨沈體，吾猶醜之。彼若執婦道，至今日，吾亦將

謝而遣之。方棄去，怨怒，吾則陋矣。今悔悟如此，吾怨怒釋然，請改而去之。欣然而起，書絕婚帖與之。婢聞之，泣曰：「果然不亦庶說，誦求帖乎？非妾之情也。」固請，竟允之。歸養一年，夫沒，善事舅姑，救水承。

龍鶴臺妻

林長孺

貞婦者，菽藩士某氏女也。名某，面貌醜黑，眉眼如鬼。及笄，人不娶之。父兄憫之，曰：「苟有娶之，雖賤人欲許之。」而某則自選耦，常語人曰：「妾得如鶴臺龍先生者為夫足矣。」時鶴臺學德高于一世，故人皆

笑之。鶴臺聞之，曰：「此吾知己也，必善治內矣。」遂娶之。某既歸，龍氏日夕執事，靡弗婉順。然其識亦高。鶴臺與客談，某常坐屏外聽之。談或及國政，則諫止之。居數年，一日周旋間，忽有赤絲團自其袖中出墜。怪問之，某赧然曰：「妾愚平日行事多可悔者，意欲少其過，因嘗製赤白二絲團，恒藏之袖中。若有惡念，則結赤絲；有善念，則結白絲。一去年間，赤團益大，白團自若也。於是惕然自反，更加修省工夫。今致赤白二團，其大相埒，此亦薰陶良人之所致也。但羞未見白團，大於赤團耳。」言畢，又出一白

團于袖中，以示之。嗚呼！古今婦女，以貞淑稱者亦多矣。未嘗聞識見高邁，克治精功，如此婦者也。奇哉。

山内一豐妻

大觀清崇

山内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
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為價
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
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
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
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

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奩，致
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
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
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
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
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
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
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撤翁之恩
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
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

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爲上國之恥。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爲此非常之舉。以一洒我恥。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爲千石。遂以見任用。

賣醴者愚水

土井有烙

寬文間有賣醴於都市者。始不知何名。以其業醴也。號曰愚水。邦俗謂人愚者爲甘。又醴之爲味。主於甘。而水濟之。故自命若此。而人亦以是呼之。云愚水。爲人有氣誼。力與尋常二人敵。所負擔最重。

又善售。是時某侯之族某爲某官。頗怙勢弄權。縱子弟暴橫於閭里。吏不敢詰。愚水返諸塗。其徒若干人。皆俠裝。抽刃擬口。因奪擔。攘其醴。牛飲十餘椀。遂跌碎器物。敗壺殘滓。狼藉於街衢。乃大叱曰。汝有非男子者三。能知之乎。曰。未知。曰。吾奪汝擔。而汝不能禁一也。飲醴如許。汝不能乞直二也。欲去而不去。似有所怪三也。愚水笑曰。吾始以汝爲蠢物。乃能知天壤間有男子二字。大奇。今汝亦有非男子者三。辱一市翁。何須多人。又須挺刃。又何須大聲。三者。汝皆冒之。而不知愧。猶自以爲男子。

乎。其人顧左右，神色大沮，相率直去。暴亦爲之少止。

僧方壺傳

林長孺

僧方壺，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人問之，方壺皆不應。或曰：江戶人，少時爲父復讐，棄家爲僧，因自韜晦，甚嗜詩酒，好與寒儒貧生交。人與詩酒，輒喜膜拜，不與則涕泣乞之，不必論詩酒美惡也。常携一瓢酒，行傾飲，醉則叩瓢吟詩，嗚嗚大慟。及倦坐卧路上，儻然自適。群犬遠吠之，方壺亦吟以和之。遂與群犬近，且狎。或望月于橋下，或賞花于路

傍。輒曰：恨此樂不令太白見之。余久聞其名，未嘗相識。一日，集生徒講易，有僧來扣余門，未及延接，已突入坐。乃問云：大極如何？余答以無極，則大笑曰：吾聞子貧儒，有詩酒癖，乃來耳。今聞洛閩愚說，使人發嘔，子勿復言矣。於是傾瓢飲高歌，旁若無人。忽賦一詩贈余，余見其落款，始知其爲方壺也。乃相與驩然對酌。方壺亦狂態百出，與在路上時不異。後屢來，以爲常。及余命劇職，不復來。

義丐

大槻清崇

江戶室街商吉兵，跟隨市十郎，歲暮討帳，受金而

25

歸。誤遺一囊納三十金者。十郎驚愕無措。走就來路。行索數里。無有也。乍有一乞兒來。問曰。何索。十郎曰。我索吾遺金耳。乞兒曰。果然。我拾之矣。吾意其人來索。故物色在此。苟有證左。我且還之。十郎詳陳囊色。與其中所有。乞兒乃舉而付之。十郎狂喜不已。且取其中五金。謝乞兒不受。強之。乞兒曰。子亦何迂。吾苟利五金。何不有於三十金。顧此金若是主家之金。其人痛苦可知。今幸得其人。以還之。於我何所望。趨而避之。十郎追及。乃舉一星金與之。曰。今夜寒甚。請以此買醉。乞兒欣然曰。此則

之惠也。敢不拜受。問其名。曰。車善七。手下八兵。十郎歸。具語以狀。吉兵感歎不已。竟欲與五金於八兵。翌早。差十郎於善七。問之。則曰。八兵昨得金於人。而還沽酒。聚伴醉飽。極歡。不料今曉既死矣。十郎且驚且悲。遂乞八兵骸。以其金厚葬之。江東萬人塚。

血液循環

氣海觀瀾

心有兩室。分左右。以動脈與其末梢之細管。送血於全身。而其已巡畢之血。傳之靜脈。靜脈還輸之於心之右室。而其血復自心之左室。入動脈。更運

輸之於全身。宛如環之無端。日夜無有間斷。然血之歸來。右室者。非復直巡全身。其一回為巡流之間。大生汚物。而粘凝於肺。以清滌之。肺主呼吸。以小囊細管成。而開孔於口內。夫吸氣之經。氣管入肺也。細管小囊為膨脹。其狀恰如吹張一囊。而心之右室縮排。自靜脈所歸來血。送肺動脈。以注肺。通百千細管。以使觸吸氣。於是大氣攝取血之汚物。附與溫與流動性於血。血為之稀解。為清潔。而以呼氣次之。肺收縮。肺中清血。經肺靜脈入心之左室。又因心之縮力。巡全身。是所以大靜

脈之血。黯赤而動脈之血。鮮紅色。以是動物保生。則須更不可虧新氣。絕之則死。

食物消化

氣海觀瀾

動物皆各有口齒。以供食養。人用諸種食物。故有前齒。供嚼斷。有後齒。司磨碎。草食動物。不要嚼斷。故有後齒耳。肉食獸。有銳利之大牙。且有利爪。以供握裂。鳥亦然。鷲鷹鴟梟類是也。又有小喙者。有唯食草木實者。有食蟲魚者。有長喙者。供刺水而取食。是皆以各物有各異之食也。夫人之食物也。口齒咬咀之。混津液。以助消化。經食道。送胃。暫留。

此而和胃液消化。後自胃下口輸腸。混膽液、脾液及腸液等而益化熟。以為可養身體之性。方此時腸裡毛細管喻收此養液。恰如草根取養液於土中。而此液聚乳糜囊中。傍脊骨而升。來心邊合血中。補血以養全身。

池田光政

鹽谷世弘

光政年甫五歲。初謁東照公。進諸膝下。撫其鬢曰。輝政之孫也。手賜佩鉞。光政拔而觀之。退。東照公目送之。曰。神采秀徹。非凡兒也。及長。英爽好學。一日讀孝經。至爭臣章。謂宰臣在側者。曰。汝輩宜留。

草人見

草人見

社稷

後闈

心于此。以匡予之不逮。亦須各求忠益。莫諱鯁言。中川謙叔曰。君及是言。邦家之福也。然君有痘瘡。相貌猙獰。眸子射人。非溫其色。焉能來諫者。既罷。或謂謙叔。子之言不亦甚耶。謙叔曰。國家設人臣。豈便其身圖哉。吾為社稷言。忘其不恭矣。嘗進柑。侍醫云。寒宵御冷菓。非宜。既而光政入後闈。獨嘆。殆哉。殆哉。侍嬪問其故。光政舉醫語。曰。吾時欲云。吾亦知之矣。此言一出。則人誰諫我。思之。今復慄慄也。一日狩于郊。進行厨。啜羹。留沙。光政色變。庖人前曰。風砂入口耳。飯羹豈藏塵盆耶。光政意乃。

一四九

解。謙叔近江隱士中江原之門人也。原德行醇雅。為時名儒。光政崇慕之。每東行請而見。諸大津驛問道求人材。故其弟子多仕於因幡。

阿若丸

巖垣松苗

日野資朝之子國光小名阿若丸。年僅十三。聞北條高時命佐渡守護本間殺父。欲往面別。母泣止之。固請遂往。請見其父。本間感其孝志而恐事聞。鎌倉不肯許焉。遂使其族三郎殺資朝。國光謂本間不許一見父於生前。此怨不可不報。稱病留其家數日。一夕風雨晦冥。國光候夜深人定。潛覘其

寢室。不見入道。唯見三郎。因意是手。斬吾父者。殺之。亦少足報怨。將入室。恐燈明。會有飛蛾集紙窻外。開窻。蛾即入。撲滅其燈。國光乃入。蹴三郎枕。驚覺。急刺其心。且絕其吭。即欲自殺。翻然謂我有母。不可不養也。有君。不可不仕也。亡父之志。不可不繼也。或不免。則天命耳。乃欲潛逃。門皆緊閉。深池。匝館。池邊多竹。便攀至梢。竹偃池外。身遂得脫。走趣海濱。搭舩而去。追者不及。因得歸京。

阿王

中井積德

南北之時。赤松光範為津守護。屢為楠正儀所窘。

憤懣不知所出。其隸宇野氏之子阿王，父死于墨江之役，年十歲。告光範曰：楠氏父，讎也。請往事之。待以歲月，必可得志矣。光範曰：汝年少耳，死事者之子也。吾不忍矣。阿王曰：年大豈得事焉。乃遣之。阿王抵赤阪，獨與一僮彷徨城下。有人訊之，曰：我為宇野六郎之子，父死而族人奪宗，躬無所容。將投丘壑，自托縊流也。其人以歸，告于正儀。正儀哀之，寘于左右。正儀素仁惠，推心善視之。阿王亦勤敏服役，居數歲，正儀益器之。嘗授以邑。阿王辭，以未有軍功。浮屠氏之法，為死者祈福，以七紀數於

是宇野六郎死之七年，遣其忌。阿王感念，將以是夜刺正儀。適正儀以阿王年大也，召而冠之，賜名曰正寬。慶以御賜，堯鑑。阿王感激無地，侍坐抵夜。得間，既起身而平日恩義，弗可棄也。加以晝日之遇，弗忍也。正儀亦從容背坐，無復防閑。勉強自厲，竟弗能也。出而哭之，慟。眾愕共視之。阿王具告之。實曰：吾唯有死而已矣。抽刀自刺，為所奪，乃髡髮為僧，入山中，以正寬為其號，以終其身云。

無腸翁傳

村瀬之熙

吾友無腸翁，狷介峭直，視富貴如腐鼠，以俗士為

蟻。世俗忌其病，畏而避之。遊其門者，屢屢如也。然一毀一譽，於翁乎何有。翁初住城中，厭其擾擾，遂苦節于瑞龍山中。一裘一葛，疏糲自安。翁博聞強識，過眼成誦，是以不蓄一書。室中唯有二三茶具而已。最長于國字文章及國風之詩。興到則一日數十百篇，言出于口，皆成文。所著數種，已行于世。又有萬葉集訓詁及筆記八十餘卷。一日命其徒湮之廢井中。余聞之也，遲不能奪去，藏之名山，嘆惜無及。後值翁，詰其故。翁笑曰：「一時漫筆，意未盡者頗多矣。然年力頽侵，不能區區就鉛槧之業。」

且與夢中說夢，向痴人不如投井清我魂。

群賢圖卷摹本序

林長孺

僧月仙群賢行旅圖一卷，係隨念寺所藏。余借而覽之。卷中所圖策杖行者一二人，或五、六人。且連且斷，亂次以進。此為卷首。負琵琶行者俯首行談者，聞吠犬驚走者，驚倒者，舉杖逐犬者，奮杖擬擊者，誤擊人者，遭一擊而倒者，彈琵琶者，聞琵琶而驚者，口吹烟，兩手弄煙管者，左手持煙管，右手搜火氣者，按摩者，令人按摩者，放屁者，蹙額掩鼻者，笑而背者，搖摺扇以避臭氣者，此為卷中。摹裳擬

涉河者匍匐橋上者橋斷沒水者此為卷尾合計凡百三人其俯仰行止坐作走倒之態觀樂欣笑疑懼悲驚之情描寫精巧一一逼真構思變化筆筆不同可謂奇畫矣余展觀之際不勝賞贊而又有所感焉余試閱歷代之史其浮競躁進者卷首之贅也無知妄作自誤誤人者卷中之贅也晚節蹉跌遂喪其身者卷尾之贅也彼月仙亦老於禪者豈寓規戒于此畫乎觀畢乃令吉田久道模寫一本以藏之因錄前言于卷首

又書藏本皇朝史略後

松林 漸

三ノ五ノ一ノ
士
戌

往年余與松本土權相識於江戶臨別士權贈余以此書且囑作其生傳余諾焉而未果壬戌以後士權夙夜盡瘁奔走王事以一布衣先天下倡義雖事不成而靖獻先王死有餘烈噫今而後此書始重於九鼎大呂矣匪特故人之贈也士權平居好讀國史此書多不離手書中每有大江廣元姓名輒墨筆抹殺蓋鄙其佐霸也可知其勤王有素非出於一時之奮激者余也從事文墨半生白面於世無毫裨益有愧於士權者不鮮而其生傳之囑反為死傳悲夫甲子中秋前二日

原田龜太郎畫像記

森田 益

門人原田龜太郎被刑之後數十日。其父市十郎
翁持遺像及獄中書來曰我兒亡矣願先生因此
書記此像余展像觀之容貌逼真意氣可想乃使
翁讀其書正席聽之翁讀曰二月某日不肖子龜
泣血頓首再拜奉書大人膝下。去年八月中山侍
從之舉義兵於大和也龜亦與焉戰敗龜等數十
人就囚繫京獄被刑者數人。龜亦自必死。夫人
誰不蒙父母之恩而如龜尤深。今未能報萬分之
一。反遺父母憂不孝之罪其謂之何。翁至此飲泣

不能讀。余亦泣。已而又讀曰雖然龜之死為義非
徒死也。請恕其罪。弟妹友愛代龜孝養是祈。龜泣
血頓首再拜。節齋子曰大和之舉余未知其合義
與否。姑書之為畫像記以待天下後世論焉。元治
元甲子秋九月。

士室學子期述

書地獄圖後

安井 衡

死者有知乎我不得而知之也。死者無知乎我不
得而知之也。塊然之形化為穢土而魂氣則無所
不之乎。我不得而知之也。倏忽乎來倏忽乎去禍
福糾繩孰知其極所可知者獨生人之道而已。今

觀此圖。凡今生所為。皆有報復。錙計銖量。如刻吏。鍛獄。而刑戮拷掠之慘。更甚於此間矣。然則不唯死者有知。又別有一世界。以為此間賞罰之地也。吁。可懼哉。然浮屠氏。以輪迴立說。來世之於現在。猶今我之於前身。我既不知前身之為何物。則來世豈能知前身之為我哉。然則今之與後。各一物耳。其禍其福。我何與焉。而世人背君父。蔑人倫。以求不知何物者之福。何其妄也。故聖人說生而不說死。語道而不語怪至矣。

傷兒敬

鹽谷誠

嗚呼。汝何為而生哉。汝之在母。未辨男女。試卜之。男也。及生。呱呱振屋壁。不問而知其為男兒也。日肥月慧。嫣然媚笑。能應和人。人亦頗弄愛汝也。我家貧。夫妻相對。終日寂然。無歡笑之聲。及汝之生。稍譁矣。而一旦捐父母。將何以慰情。汝軀幹肥大。眉目清朗。未嘗有微恙。意期其成立。汝以何疾而殤哉。夭殤若是。則不如不生之愈。惟憾汝未知父母耳。然使汝知父母。則父母之戀汝。必將不止乎此矣。均之死也。與其後一日而死。毋寧先一日而死歟。嗚呼。雖汝未知父母。而父母終身忘汝也哉。

楠公墓記

貝原篤信

楠公者、本朝之忠良、而振古之豪傑也。吾邦歷代、名士出其右者、蓋罕。其忠義勇智、校之異域之英俊、毫無所恥也。若夫愛君憂世之心、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貫人心、耀古今。聞公之風者、百世之下、莫不感激而仰慕。非公之忠誠、豈能如此乎。今茲暮春、余發自京師、將歸于故里。偶阻西風、泊舟於攝津、兵庫、到湊河北、而見之墓。墓在平田之中。榛莽蕪穢、無挺隊、無墳封、又無碑碣。塋上唯有松梅二株。悲風蕭蕭、春草青青。余歎歎良久、低回不能去。

忽謂、今無碑石如此、恐後世或不認爲公之墓。古墓犂爲田、松梅摧爲薪、亦未可知也。於是託兵庫館人、繪屋氏、欲建小石碑於其塋上。頗與彼爲營計、而去焉。予歸鄉、自顧念公之偉烈、洪名不待區區之揄揚而明矣。今欲稱述彼德業、勒之石碑。非老于文者、則不能也。且吾儕微賤、而立石碑於他邦、恐不能免僭率之罪。終送書於兵庫館人、令輟彫刻。然感歎之餘、不能默止。聊記其所懷云爾。

藤原藤房

清田儼叟

建武元年、平高時伏誅、海內復歸一統。既而帝頓

怠政事日近酒婦人唯婦言是用諸將士怨望思亂又大修宮室賦役煩苛民不聊生出雲守佐佐木高貞進馬蓋龍種云帝時宴弓場殿使善騎者調之驅驟如神帝問侍臣曰龍馬出為瑞為妖侍臣承意妄說諛辭奏之帝大悅中納言藤原藤房末至帝問藤房正色奏曰臣聞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瑞矣周穆王八駿西巡徐戎叛亂漢文帝東漢光武帝時俱有進千里馬者二君不受蓋天子之出鹵簿儀衛自有程式千里馬非所用矣蓋夫兵戈騷擾之際羽檄飛捷尚或藉斯物

方今新經喪亂戶口凋衰有功之士封賞未行歸順之人危疑未安方適憂勞撫育與天下更始休息之時龍馬非所用矣玩物怠務明主不為臣竊謂宜少賜高貞物附龍馬其人却遣使海內之人知陛下所瑞者人才龍馬非所瑞矣於是帝默然無言因罷宴云

電報

隨園漫筆

夫世之至神至速倏去倏來者蓋莫如電藉電以傳信則其捷也可知昔有美國之士好學深思精於格致得引電之法以利世用此電線之所由昉

馬。今泰西各邦皆設電報。無論隔山隔海。頃刻通音。誠啓古今未曾有之奇。洩造化莫名之秘。如有兩國構釁。賴電報以傳遞軍機。則有者多勝。而無者多敗。商買貿易。藉電報以通達市價。則無者常絀。而有者常贏。強富之功。基於此矣。即以英國而論。其電報設於王家商民。欲通電報者。須繳工費。每年所入。除電線局開銷之外。餘充國用。至本國有軍機密事。分文不費其利。豈不溥哉。然此猶言承平時耳。若兩國交戰。出奇制勝。則電報更爲要圖。昔年普法構兵。普人於行軍之處。俱設電線。而

法人所設之電線。悉爲普人所毀。是以法敗而普勝也。

火輪車記 其一

隨園漫筆

舟以行水。車以行陸。舟既可以火輪。取捷。車亦何不可以火輪。取捷。泰西久已創行。往年曾于中國上海地方。小試其端。咸稱精絕。其時沈文肅公力持不可。故未一載。即毀去。今乘輪舟。從海至義大利之拿波利都城。舍舟親試其車。厥製機器一車。六輪架之。石炭一車。四輪架之。二車當前。牽引此。後各車聯屬。可積至數十輛之多。客車分上中下



三等貨車少異其式。至于牛羊驛馬之車，瓦木土石之車，各式不一。機車既行，眾車隨之。其迅速如箭之離弦，鳥之展翼，耳中但聞風聲而已。竭一日之力，可千餘里。亦有日夜長行者，每穿山洞而過，雖晝如夜。然當將入洞口時，則已倏忽燃燈。蓋以電氣行火，徧及各車之中也。

火車輪車記 其二

隨園漫筆

車道所經之處，節節置人守卡，手掌白綠紅三色之旗，屆時分別展颺，以示駕車之人。若軌道無礙，則以白旗示駕者。於一二里外，瞭見即駛車暢行。

火車

火車

火車

無所顧忌。或軌道小損，急修未竣，則以綠旗示車，遂緩行，聊作停頓，以待之。倘軌道大損，或突被急流冲設，整理須時，則以紅旗示車，遂勒止不前。如有搭客在站，次守候，亦以紅旗示，俾止而登焉。入夜則以色燈代旗。其防備之周，至如此。又沿途更換機車，煤車亦按時整備，以俟。無或稽遲，車中可坐可卧，可以促膝談心，可以當窻遠眺，頗不寂寞。至足怡情，較之輪舟，既無風濤之險，遂無眩暈之憂。且同一不翼而飛，不脛而馳，人則逸而不勞，期則速而不淹。雖起古人於九原，亦當驚為奇絕。彼

火車

中世漢文讀本 卷之三
駒稱千里，僅一人騎耳。若此，雖十萬人，雖千万里，無難立至焉。然則世所豔稱千金市駿者，視此，瞠乎後矣。

梅谿遊記 第一篇

齋藤正謙

何地無梅，何鄉無山水。唯和州梅溪，花挾山水而奇。山水得花而麗，為天下絕勝。然地在州之東，陬頗幽僻，舊罕造觀者。名不甚顯，顯自我伊人始。云溪傍種梅為業者，凡十村。曰石打，曰尾山，曰長引，曰桃野，曰月瀨，曰嵩，曰瀨瀨，曰廣瀨，屬和州。曰白樫，曰治田，屬伊州。在我上野城南三里許。我藩封

疆除全伊半勢外，又有城和之田五萬石。環梅溪而處，而種梅之村多屬他封。獨和之廣瀨嵩村，伊之白樫治田為我治下而已。然按舊志，月瀨諸村多屬伊。伊人道戰國之際，豪強相奪，此地始屬和。今審其地勢，近上野城，山脈相通，理固應然。故和人之來常少，而四五十年來，伊人常往觀焉。溪之勝，於是乎顯矣。十村之梅，不知幾萬株，然不盡臨溪。臨溪者，最為清絕。溪發源於和之宇陀，歷伊之名張，而到於此。廣始百步，尾山在其北岸，嵩月瀨桃野在其南岸。危峯層巖，簇簇錯立，其間梅為之

經而松為之緯。水竹點綴之。余住津城。距梅溪殆二日程。久願游而未能也。庚寅二月十八日。與宮崎子達。子淵。山下直。如伊州。遂往游焉。上野人服部文稼。深井士發等為導。美濃梁公圖及其妻張氏。遠江福田半香亦來會。未下出城門。行一里餘。為白檜山谷。間已多梅花。漸入佳境。又半里弱。為石打。又行未一里。尾山在目。為之躍然。至則遍地皆花。余初恐違花期。見之心降。入憩三學院。約宿而出。往觀。一日千本。梅溪之賞始於是矣。

梅溪遊記 第八篇

齋藤正謙

天復晴。過杉谷。尾山之第六谷也。岡阜陂陀。得徑而上。俯見花堆積谷中。疑為殘雪。土人為導者曰。雪若不消。花蕊凍瘁。獲實不饒。幸消釋盡。今年必豐矣。余因詳問。一歲之入。曰。尾山一村。上熟得乾梅二百駄。每駄壹斛五斗。重貳百斤。併此間十餘村。中熟大抵得千四百駄。上熟二千駄。每駄價銀玖什錢。或伯錢云。蓋地既磽确。不可耕。以此當穀。及實熟。採乾送京師。漆肆獲錢不減萬石之入。亦山中經濟也。聞備後三原有大梅林。未知與此如何。公圖曰。吾遊三原者。再為地平遠。與此間異趣。

花之饒或可相頡頏。地之勝則不及遠矣。愈上則一目千本見於左。又前望南岸之花不減。月瀨之觀。適斜日射之。花光煥發。芳霧噴山谷。殆使人目眩不能正視。亦一奇也。

漆井觀菊記

南摩綱紀

或冷落英。或愈病倍壽。是皆愛菊花者而至。拋五斗米而博一籬花者。則可謂愛之之深且至矣。然之數子皆知菊花之為菊花而已。豈知菊花之化為仁田四郎。為阿部保親。為西王母。為若菜姬。或為猪。為狐。為桃。為蜘蛛哉。是蓋近世橐駝之所造意。

其集結花葉分排諸色。以造各種之形。一一逼真。真可謂奪造化也。試起數子於九原。使觀之。其謂之何。曰。數子必將罵且唾曰。何物俗漢。失此隱逸之天真。

鬻蕎麵者傳

中井積德

城西沙場有鬻蕎麵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僮數十百人。袒而磨者。巾而篩者。搜者。棍者。縷者。淪者。陳器者。置漿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麵價之廉者。雖善饒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

其北街亦有鬻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弗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舖有叩戶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之乎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鄰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大富嗚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

者又類乎己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其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邪至其同職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讐之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耶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一。

猪神童桃郎傳序

長野 確

猪氏之子有奇才名良堅以其奇也人不復童視之比於冠者因字曰子駿生三歲便能誦周興嗣千字文朱子章句大學即在他兒才孩笑之可辨而子駿呀唔之聲宛轉可愛一座傾聽莫不驚愕

歎異。六歲能詩，八歲能文。自四子五經，至左氏國語、國策、遷固之史，及諸子百家之言，默識在心，誦讀如流。觀者詫以為奇。子駿乃曰：我所能者，能人之所能耳。非能驅逐鬼神，役使風雨也。惡在其為奇哉。豐山子聞之，笑曰：夫將自不奇而視之，則以奇為奇。自奇者而視之，則以不奇為奇。宜乎子駿不自知其奇也。然則世之白首挾策，妄竊虛名，其實曠曠不能辨白黑者，子駿指以為奇歟。子駿今年十歲，戲著挑郎傳，文辭粲然，斯奇矣。自此以往，猶能養其才，殖其學，則愈出愈奇。鬼神出沒，風雨

變幻之奇，他日余於其文見之矣。而余則碌碌不能奇者。然子駿誤信余之篤，故不得不為之一言而說其奇也。

四河記

林長孺

河之大於參者二。曰吉田，曰矢矧。大於遠者亦二。曰大猪，曰天龍。吾審視四河，形勢復然不同矣。矢矧吉田，沙多石寡，川身深而水流靜，常水寬緩，不迫優逝，無波。秋霖河肥，亦不為激怒。其或暴漲，致橋堤之敗者，數十年間，僅僅有一二耳。若夫大猪與天龍，則不然也。水淺而流急，泥沙渙散，石皆尖

尖露頭角。雖常水湍悍迅疾。激石若吼。及其溢也。波浪騰躍。奔放馳騁。小漲則毀橋梁。決堤防。大漲則傷及數十村。其害民。蠹國也。尤甚若此者。或一年數次。或數年一次。是以治河之吏。無歲不至。築修之役。前後相繼。而水害不能息矣。是四河之大概也。嗚呼。二州接壤隣界。而四河不同。若此何也。癸丑歲。余補參遠代官。友人鹽谷世弘來別。因曰。聞子所轄。多在天龍河邊。河邊民風險惡。其布政。必不易矣。其勿忽諸。當時余未知其言。信否。及到任數年。徐考之。二州民風。其險夷淺深。亦猶四

河之不同。而天龍河邊。民風尤險惡。於是乎始知世弘之言。果不虛矣。古人云。民性因風土而變。爲民牧者。豈可不留心于此乎。

吾妻橋

東條耕

吉桃樹。號雨岡道人。吉田氏。自修爲吉。江戶人。給仕于幕府。明和中有獻謀。使造長橋於花川渡之津。衆議皆言。水底有楮石。不便於植柱。且以其費巨劇。遂不果。安永中。再有旨。使諸曹衆議之。雨岡使善泳潛者。檢之。能得按址法。斷然建言上策。官許容之。竟能造作。往來庶人。官仕者。外。不論農工

及商每人以錢二文為稅。用費雖巨，不糜官帑，得速成之。既成之後，數日會江東，吾妻神祠賽祭。都人士女始步新架，不煩舟楫，濟于此。呼曰：吾妻橋。公私至今皆便之。按江戶郭外，東渡之水皆隅陀川下流。一曰永代，二曰大橋，三曰兩國，皆長橋也。四曰厩渡，五曰花川渡，皆官津也。花川渡造營，獨在最後，而貴賤遠邇，須臾不止，所以便於遞解兌運等。其舉全成于雨岡之所建言云：天明丙午之歲，關東諸州澤水利根川溢，殊甚。隅陀瀨溝合，吾妻橋以在下流，忽將壞墮。雨岡時住居于本所

南割溝，聞之不及以聞。命役徒數十人斷橋，中間數丈，水勢猛激，最所衝突。橋賴得不全壞墮矣。朝野之人皆歎服其捷敏。

木曾紀行

齋藤馨

九日過鄉原，平野無際。所謂桔梗原，為武田氏戰場。至洗馬，始與中山道合。櫻澤有橋，為木曾之界。屬尾侯之封境。鳥居嶺甚險，二水自嶺頂分流，一東為犀川，經越入海。一西為木曾河，經勢注海。過巴淵，有八幡祠，木曾義仲之墟在其上。不及往宿宮越。十日，福島有關，山村氏世司管籥，為尾之附

コハレ
オナシ

庸二里有小板橋標曰棧道遺跡昔者此地山斷成壑飛棧以架之爲木曾最險之地慶安中尾侯大興徒役疊石築岸脩爲板橋不復甚危險而此間皆山峭樹邃木曾河沿路而下兩壁千仞水觸石而怒震蕩雷吼令人寒骨抵上松臨泉寺枕溪崖其下萬石森聳水爲之束湛碧不動有一石平如牀榻謂之寢醒牀相傳浦島太郎垂釣處宿御殿十一日妻籠有竹林蓋木曾不生竹而此地獨有之也凡木曾水冽故少魚地高寒故人家皆板壁不塗墍乏竹故以檜代桶箍其與他境異如此

類者不少踰馬籠嶺爲木曾之盡頭至落合濃信以此爲界以二州之水流而合一故名從大井至大湫三里以多坂路乍登乍降曰十三嶺地皆石礫鞋底爲穿十二日渡太田川即木曾河與飛驒河合處勢愈宏壯乘流而下可以至於勢其間石竒水幻皆足駭人目

千葉佐倉紀行

細川潤次郎

千葉街古千葉氏所居常將以來子孫相承歷三十世七百餘年之久爲阪東名門街中舊有一萬二千家千葉氏亡後戶口頓減不及什一近年縣

署新建官人移家而商賈之來者亦衆。過縣署學校及養病院上千葉氏墟墟在小邱上稱猪鼻土人墾而種紫芋惟有疎松或是千葉氏舊物耳。謁千葉神社爲縣社之一。祭天御中主尊配享經津主命日本武尊係長保二年創建其旁有妙見寺香火甚盛神社之名殆爲之掩矣。明治七年寺罹災而神社則免。又有大日寺墓域中石塔纍纍曰千葉常無至胤將十六世皆葬于此予見之其塔非不古而瑩小如匹夫墓不似諸侯之墓或曰千葉氏之墳故在他處而大日寺僧竊移于此蓋或

然也。十九日馬車發千葉街東北入林叢中越岡阜四里半餘至佐倉佐倉在一山支之上西南臨印幡湖故堀田侯所城今有兵營營之東街衢修整士第與高郵相連爲一都會入郡署而憩將渡印幡湖郡長命艤舟且具酒飯既告備乃出街盡下坂入舟而去船首西北向繞一山嘴眼界漸濶湖上山巒環繞沙嘴參差蒲葦獵獵風帆與之相掩映遠近小舟如風中之葉西見一岡斗入湖中上有枯樹同舟人指之曰是白井村山王祠古樟樹也今枯矣既而船首稍東更覺曠濶抵柏木捨

舟而上。村吏具車以待。乃馳里許。抵公津臺方村。值宗五祠賽會。士女麇至。祠傍有陳舊物。觀衆處入而閱之。大抵傍近社寺及故家所藏書畫文券。器具金石之類。奇古者皆集。不遑詳觀。出祠而行。未半里而與孔道合。

中等漢文讀本卷之三

(自一卷至五卷) 明治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印刷

(自六卷至十卷)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發行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四日印刷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發行

中等漢文讀本

| | | |
|----|---------|---------|
| 定價 | 一卷金貳拾錢 | 二卷金貳拾錢 |
| | 三卷金貳拾三錢 | 四卷金貳拾三錢 |
| | 五卷金貳拾三錢 | 六卷金貳拾三錢 |
| | 七卷金貳拾五錢 | 八卷金貳拾五錢 |
| | 九卷金貳拾五錢 | 十卷金貳拾五錢 |

東京市本郷區元町二丁目六十六番地

遊佐誠甫

東京市本郷區前坂町七十五番地

富永岩太郎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旅籠町十一番地

小林八郎

東京市麹町區內幸町一丁目五番地

集英堂活版所

版權所有

編者

編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兌書肆

大賣捌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旅籠町十一番地

集英堂

各府縣下書肆



This book is mine

文學士黑板勝美校閱
遊佐誠甫富永岩太郎合著

新刊中等教科用及參考用書

初學漢文教授法

全壹冊
定價金三拾五錢

文部省檢定濟
全壹冊
定價金拾五錢

岡田辰次郎著
新體皇國小史
全二冊
定價金上卷三十八錢
下卷三十八錢

矢津昌永監修
新編中學地理
附日本誌
全壹冊
定價金七拾五錢

同
新編中學地理
附日本誌
全壹綴
定價金貳拾五錢

同
新編中學地理
外國誌
全貳冊
定價金貳拾五錢

同
新編中學地理
外國誌
全壹綴
定價金貳拾五錢

同
新編中學地理
外國誌
全壹冊
定價金三拾八錢

癸丑 癸丑 癸丑 癸丑 癸丑 癸丑 癸丑 癸丑 癸丑 癸丑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酒井亮男推乃

酒井亮男

